一缕蚕丝“织就”的流金往事

陆士虎

摆在桌上的这份发黄的家谱，最早可追溯到明朝崇祯三年。眼前这位翻着家谱正和我唠家常的老人，叫温晋璋，是辑里村养蚕人的后代。

我们坐在大树下的晒场上，四周是连绵不断的桑园。据说这里最老的桑树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。我端起放在桌上的茶杯，与他聊起了辑里湖丝。田野上徐徐吹来和风，潮湿的热气里掺杂着些许淡淡的桑果香味。

这里是温晋璋的老家辑里村。他虽已年届古稀不再养蚕，但空闲时还喜欢翻翻家谱，津津乐道的话题仍然是养蚕。老人呷了口茶说：“你可知道？明朝崇祯皇帝的首辅大臣温体仁是我的十世祖，据说当初是他把辑里湖丝引进到京城和皇宫的，后来就成了御用贡品。清内务府规定，凡皇帝和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，必须用辑里湖丝作为织造原料。清康熙、乾隆两位皇帝的龙袍就是指名用辑里湖丝的原料织的。”

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温阁老后人的口述实录。虽说这家谱是手抄本，但我相信他说的话是真实的，至少对辑里湖丝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当时浙江南浔蚕桑之盛，可谓“**无尺地之不桑，无匹妇之不蚕**”。而当辑里湖丝成为湖丝的冠冕之后，不仅湖属各地所产之丝均冠以“七里”之名，甚至杭州、嘉兴、海宁等地及南浔毗邻的江苏省属县区之丝也竞相采用“七里”之名，且四川、湖北、江苏及山东亦有此称。

明中叶后，尤其是**清代，辑里湖丝实际上成了“中国优质蚕丝”的代名词**。南粤缎粤纱、山西潞绸及江苏、福建等省的丝织原料，特别是高级原料都须仰仗辑里湖丝，官营的织造局更依赖上贡的辑里湖丝，江宁、苏州、杭州三织造局在每年丝季都前往南浔大量采办生丝。

▲蚕茧

辑里湖丝，擅名江浙也

南浔有一句民谚：“七里三阁老，十里两尚书”，指的是明末万历、天启、崇祯三朝，南浔出了三个阁老，分别居住在浔溪、马腰、辑里三个地方，因相距七里（或作九里），故称“**七里三阁老**”。

三阁老虽是同乡，都任过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但史界评价却判如天壤。最好的是朱国祯，史家称他“处逆境时，独能不阿，洁身引退。性直坦率，虽位至辅伯而家业肃然”。魏忠贤窃取大权时，朱国祯遭排挤回归故里。回南浔后，他关心乡情民情，创议均田均役，提议修荻塘（古运河）。晚年著述有《皇明纪传》《涌幢小品》《大政记》等。他在《涌幢小品》中称赞“湖丝惟七里丝尤佳，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，苏人入手即织，用织帽缎，紫光可鉴，其地在南浔七里，故以名。”这是“**七里丝”之名，最早见于史籍记载**。

另外二位阁老却颇不光彩。崇祯朝内外交困，亡国之君多疑无常，频频换相，17年中竟换了50个内阁大臣。温体仁在位最长，达八年之久。此人并非良臣，“专务忮刻，陷灭异己”“结缘于朝仕”，累遭弹劾，但崇祯却认为他不结党，反而“责言者以慰体仁”——可谓昏君遇上了“好相”。但史书又多次说温“少有贪墨之事”，可见“好相”又并非“贪官”。查阅史料中，我还惊奇地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：“温体仁在帝后前大肆宣扬南浔辑里湖丝，内宫及诸织造局，均选辑里湖丝为上品丝织原料，声誉遂大扬。”

南浔辑里丝（又名辑里湖丝），**以村为名**。辑里原为淤溪俞塔村，又名**七里村**。清康熙年间温斐忱《朝列大夫长史公家传》记载，七里在元代已有村落。温体仁的祖先于元末迁居于此。元末至正十七年（1356年）至二十六年（1366年）间，朱元璋的大将耿炳文守长兴，太原儒生温祥卿逃乱至长兴，受耿炳文推荐，献策于明太祖，佑耿炳文，居于长兴。其侄温琏（号清乐）“复由长兴迁乌程之七里”。

更早一些，清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蔡弈深的《温文忠墓志铭》中记载：“讳亮者，复迁乌程之淤溪，再传百岁翁清乐公琏。”可见当时“七里”又称“淤溪”。明代，“七里”还与“俞塔”并称。淤溪为村东息塘在穿珠湾附近分流至村的一条支流，乃以溪名村。清康熙以前，“淤溪”一度与南浔、马腰、乌镇并称为镇。淤溪镇即七里村，“有居民数百家，市廛栉比”。塘桥即西塘桥，在村西跨淤溪，则村用桥名。据《七里村志》记载，**七里之称，缘于西至马腰、北距南浔皆七里，故而得名**。

温晋璋老人说，明崇祯年间温阁老雅化“七里”之名，故称“**辑里**”。这一称呼的雅化，意味着辑里湖丝已成为当时上流阶层眼中的珍宠。

关于这“辑”字，我的文友嵇发根先生在《苕边考辩集》一书解释：《说文解字》“东和，辑也”；《六书故》“合材为车咸相得，谓之辑”；《玉篇》“和也”；《正韶》“睦也”；《康熙字典》“又与集通”……这与三四颗茧子合一绪为细丝、十余颗茧子合一绪成“串五丝”等，是脉络相通的。

温阁老改村名，应该说是与“七里丝”有关的，温斐忱是温阁老的后裔，在他的《七里村志》却未提及此事。倒是南浔人范颖通《研北居琐录》作了注解：“雪（息）荡、穿珠湾，俱在（南浔）镇旁，近辑里村，水甚清，取以缫丝，光泽可爱，所谓辑里湖丝，擅名江浙也。”

据《徐愚斋日记》，英国女皇维多利亚过生日，有人把南浔辑里湖丝作为礼品献上而获奖励。1851年，“荣记”南浔辑里丝获伦敦首届世博会金银大奖，评委的评语是：“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国的丝绸的优异品质”；1910年，南浔辑里湖丝在南洋劝业会上有13个品牌分别获一、二等商勋及超等、优等奖；1911年，在意大利工业展览会上，南浔辑里湖丝各类产品均获金奖；1915年，南浔辑里湖丝与贵州茅台酒同获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；1926年，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，经过技术改良，以机缫丝参展的辑里湖丝又一举夺得最高奖——甲等大奖8个。据初步考证，辑里湖丝还参加了比利时列日、意大利都灵、美国圣路易斯等世博会，频频获得殊荣。

看缫丝之人，南浔为善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蚕桑丝绸原产地，**浙江的湖州可称为最古老的源头之一**。传说湖州杼山旁有座夏驾山，夏后曾在此植桑、养蚕。“湖丝”之名，源起于此，因湖而名。

据1956年、1958年两次发掘，发现与南浔比邻的**钱山漾文化遗址发掘的绢片、丝带、丝线，尚未炭化，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蚕丝纺织品，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**。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，湖丝已出口世界上十多个国家；在唐朝，吴绫与蜀锦齐名；汉唐盛世的“丝绸之路”上屡屡闪耀它美丽的身影。两宋，由鲁桑改良而来的“湖桑”，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桑基鱼塘生态循环的发展。到了明代中叶，南浔辑里湖丝脱颖而出，列为御用贡品，蜚声京都，远销海外。时至清代遂名震天下。

如果说南浔古镇是一部线装的古籍，那么辑里村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页。可以说，没有“辑里湖丝”辑里村，就没有南浔古镇昔日的辉煌。南浔古镇的前世今生，每一步都离不开“辑里湖丝”辑里人。

“上善若水”，南浔古镇地处太湖之南水网地带，河流纵横，密如蛛网。**古运河頔塘最早可追溯到西晋太康年间**（280年—289年），**因两岸多长芦荻，故又名荻塘**。

这条古运河从历史的深处走来，似一条碧玉锦带萦绕于南浔古镇的腰际；与来自浙北天目山的苕霅两溪之水，流经漾、荡、河、港，逐渐澄清，水清如镜，土质粘韧，构成了育桑、养蚕和缫丝的良好自然条件。相传西施入吴途中曾在此洗去故国的脂粉，美丽从此便在浔溪灵动起来。

高銓《吴兴蚕书》中写道：“丝由水煮，治水为先，有一字诀，曰：清’，清则丝色洁白。”辑里村早有“**水重丝韧**”之传说，即该村穿珠港、西塘桥河之水，不仅甚清，而且水中矿物质较别处要丰富得多，也就是说酸碱度比较好，比别处的每一桶（十斤）重二两，所缫的一根丝亦比别处的丝可多挂两枚铜钿而不断。

聪慧的辑里村人总结了“凡蚕之性喜温和”的经验，发挥了当地风调雨顺、气候温和之有利条件，精心护养和选育出一种极优良的蚕种“**莲心种**”。1874年，日本驻沪领事曾派专人采购“莲心种”送日本培育。此种所产蚕茧小似莲实，所缫之丝纤度细、拉力强、色鲜艳、解舒好；同时辑里村人注重桑树的栽培和管理，还改进了缫丝工艺和操作技术，将旧式缫丝车改进为三绪转轴脚踏。

正如黄省曾在《蚕经》中说：“看缫丝之人，南浔为善”；《南浔志》陶朱公致富书中说：“缫丝莫精于南浔人，盖由来已久”。辑里湖丝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“**细、圆、匀、坚、白、净、柔、韧**”等特点，成为美轮美奂的丝中极品。

南浔是诞生了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地方，他的小渔船摇进了周庄，善于经商的灵气却留下来。南浔靠经营蚕丝业发家的富商群体到底有多庞大，宋、明时期已难以辨考；清代时南浔居民已多经营丝业，如邢家就是从清初开始八代业丝的世家。

那条名叫**丝行埭**的老街上，当时所有的店铺、货架上，都满满地堆放着一捆捆、一包包、一绞绞的原料生丝。埭，即坝。称为埭的坝是大堤，是固若金汤的大堤。顾名思义，丝行埭也是东方丝市的一条大堤。

每天清晨，这街上就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但与蚕农求售生丝的热情相比，店内的伙计却冷静且镇定，形成有趣的对照。交易中声音最响亮、最尖锐的，大概要算售丝的农夫了，伙计们却依然应付裕如，不管对方多么吵闹喧哗，始终保持着幽默。不知不觉间，一个个协议达成了。生丝成交后，农民满脸笑容地离开热闹的街市，有的上了面馆，有的去了茶楼……

“红蚕上簇四眠过，金茧成来欲化蛾。听道今年丝价好，通津桥头贩船多。”在清代诗人曹仁虎的这首《浔溪竹枝词》中，不是也可以领略到另一种诗情画意的表述么？

然而，到了公行制度时期（1757年—1842年），对外贸易限于广州，著名的十三行记录了中国早期商人对外贸易的足迹。南浔丝商已不满足于丝行埭上的坐商经营了，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两生丝由广行收购后转手卖给洋人能获利多少。否则，广州人怎么会不远千里来此开广行收购呢？

清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南浔丝商群体得到了“**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**”的俗称，用三种动物身躯的大小，比喻财产之巨细。

> 南浔辑里村是中国第一个世博会金奖诞生地。
>
> 1851年，印有“小飞人”的金奖证书，由英国女王亲自授予。
>
> 作为清康熙、乾隆皇帝龙袍的原料，辑里湖丝自此更是声震天下。
>
> 如今，辑里村人薪火相传，依然守护着传统文化的家园……

他们的财产总额大约在6000万至8000万两白银。而在19世纪90年代初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7000万两左右；1894年前，全国产业资本投资总额仅有6000万两。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数字，**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，堪称富可敌国**。

南浔“四象八牛七十二小金狗”的兴起，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，而这一富豪阶层一经崛起，对湖州，乃至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很多“老南浔”说，当年唐家兜有家张源泰丝行，是南浔“八牛”富商之一，其祖上是开辟南浔丝业海运的先驱。“八牛”之一梅家开设的梅恒裕行，也是坐船海运生丝到广州的。**初次冒险时，他们只能用船装上数百包生丝，外用咸菜、香大头菜作掩护，同时备足粮食、腌肉和淡水，往返时装运干货海鱼（白银藏于鱼腹）**，没想到竟安然无恙，获了大利。这件事默默地改变了南浔丝商的传统理念和经营模式，辑里湖丝外销印度、缅甸、埃及、叙利亚等国。虽然有过惊涛、险滩、风暴的袭击，也有过海盗劫掠，但终究开辟了一条海运生丝之路。

1840年，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，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在中华民族的城垣上轰开一个缺口。南浔人却睁开蒙眬的睡眼，通过这个缺口，窥视外部精彩而无奈的世界。

从被动开放到主动开放，南浔几乎与上海同步。这是历史赠予南浔人的机会，**他们凭借得天独厚的辑里湖丝，走出家乡的青石板路，闯入大上海，与洋行做生意，继而占领欧洲市场，在中国出口丝贸易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**。

有史料显示：上海开埠的最初4年，南浔辑里湖丝在上海生丝出口中平均占55%。1847年，辑里湖丝占上海出口丝贸易总量的63.3%。据《上海生丝贸易报告（1847—1848）》记载：“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自浙江省北部三个府，即杭州、湖州、嘉兴。上述三府中，湖州府的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。湖州府最大的生丝集散市场有三个，即南浔镇、菱湖镇、双林镇（现均属于南浔区）。上述三个丝市中最大的一个是南浔镇。”另据《广州海关十年（1882—1891）报告》：“直到1870年为止，从上海出口的丝完全是辑里湖丝。”

稻满田，鱼满塘，蚕茧挂在桑树上

原本辑里村温氏族人甚众、名人辈出，而今已是凤毛麟角。村边有座温氏祖坟，称为“宝剑坟”，因建造砖瓦厂被毁。以前，从辑里村启程，乘两次摆渡船就到了沈庄漾，传说是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的旧居。事非可考，不过沈氏确是当地大户。还有东庄，是温阁老在此建的庄园，位于辑里村之东，故名，至今却早已无存。

古村落历经沧桑变迁固然是时代的一种进步，但遗憾的是当年的踪影几乎已难寻觅，甚至连温氏祖坟前那对石人石马也不见了。

但村上人却不同意我的观点。他们说，辑里村的穿珠湾、西塘桥河水很清。年轻人摇船过桥，发现水流很急。只有把住船舵顺流而下才能通过。否则，不是船撞，就是舟覆，十分危险。受他们的启迪，我发现那里果然河水清澈，田野风光依旧。

当地村干部领我来到沿河而建的一户农家。一进门，顿觉比屋外阴凉、宁静。**农家墙角边摆着一排竖琴般的蚕架，蚕架上下十级，逐一放着一只只圆圆满满的蚕匾；另一边靠墙的地上堆满了绿茵茵的桑叶**。68岁的李伯伯正在这间3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忙活。

李伯伯说，他养了一张蚕种，大概是2.5万至3万条幼蚕。蚕宝宝都在大口大口地啃吃密密麻麻的桑叶。细听，春蚕食叶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像“沙沙沙”的细雨。

一年中分**春蚕、夏蚕、早秋蚕和中秋蚕**等五季，而春蚕是其中最好的蚕种。养一批蚕一般需要24天左右，一张“蚕种”消耗的桑叶在800斤到1000斤。以前养蚕的农家都会谢绝来客，还有一些民俗的禁忌，养蚕比喂养婴儿还要小心。

“现在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了，但是讲究科学，蚕房必须要保持清洁卫生，常通风换气。”李伯伯脸露笑容，聊起“养蚕经”滔滔不绝。

“小时候，跟着爸爸妈妈学养蚕，蚕宝宝就是自己童年的玩伴；长大后这个就是生计，养蚕、种田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；现在人老了，子女都外出读书、打工，屋子空着也可惜，还是按老习惯养蚕吧。一来可以补贴家用，二来日子也过得开心些。”

李伯伯养了50多年蚕，这在辑里村并不稀奇。现在整个村还在养蚕的大约有200多户人家，约占全村人口的二分之一，大多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。

见到68岁的王大婶时，她戴着阔边草帽，正在桑园里利索地从枝头采叶。装满一箩筐后，她爽朗地说：“这些桑叶足够用了，我家的蚕宝宝过两天就要‘上山’吐丝了。”我跟她又走进村里，看到有些农家正在做蚕花圆子或烧蚕花饭，意在祈祷今年蚕花十二分，甚至廿四分。

有些农家已经翻出结茧的簇架，在自家门口空地上平摊晾晒了。这种簇架就是“**山棚**”和“**柴龙**”。“**山棚**”**由一束稻草对折成上尖下宽的“小山”，往下成扇形辐射状，把它们一个个安插在桑叶上，蚕宝宝吃完最后一次桑叶，便会往“山棚”上爬，找到合适的地方吐丝结茧。而“柴龙”则是用麦秆和稻草绳串起，绞成长长的螺旋条，看上去毛茸茸的，像一条柴草做的“长龙”**。

有的农家的蚕宝宝正在“**上山**”。

王大婶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拿起一条老蚕，举向光线充足处，“瞧，蚕的胸部已呈半透明，腹部背面微黄了，这说明它就要‘上山’了。”“上山”后的蚕一二日就作茧，在“山棚”或“尼龙架”上采茧，便称为“**回山**”。

望着眼前蚕乡的春讯，我耳畔仿佛响起了一阵民谣的歌声：“金（稻）满田，银（鱼）满塘，珍珠（蚕茧）挂在桑树上……”这歌声优美、温柔、甜润，不就是江南水乡小村耕桑文化的一首最美的抒情短诗，一幅最好的水墨画卷么？

▲非遗传承人顾明琪

弘扬传统文化，不让祖传手艺消失

从蚕到茧才走了第一步，而从茧到丝的缫丝工艺也相当重要。虽然手工缫丝业曾经的骄傲随着20世纪初期机缫丝生产的推进，已逐渐衰落，但**如今辑里村人薪火相传，依然守护着传统文化的家园**。

2010年，**辑里湖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第三批“非遗”名录**。

2018年，顾明琪师傅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“非遗”项目辑里湖丝传统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。

我见到顾明琪师傅的时候，他正在南浔古镇上的辑里湖丝馆为游客现场表演“抽丝剥茧”的手艺。

走进辑里湖丝馆，迎面就见四棵高大古老的广玉兰，庭院深深，绿荫覆地，人一下子也跟着安静下来。顾师傅正在表演辑里湖丝传统的制作手艺，只见他娴熟地拿着烧熟的茧子，轻轻一挑，就抽出了丝头，蚕丝顺着架子牵引上去，脚踩转轴，蚕丝就一圈一圈地绕了起来。顾师傅说，汤盆里的水温要达到80摄氏度，才能使茧子在温水中解舒，抽出丝来。这样看似简单的活，真要自己做起来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绪。

今年74岁的顾师傅出身于蚕农世家，与丝茧纠缠了大半生。他的童年是在辑里村的草腥味中长大的。**桑蚕总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味道，他一度以为整个世界都是充满这种味道的**。

1963年7月，他在南浔初中毕业后，就回乡务农，后来担任过村里的农技员、蚕桑辅导员、南浔区花木公司经理，一直与农业、蚕桑业打交道，参与农业技术推广。人称他是村里蚕桑农事的“活字典”，左邻右舍碰到什么植桑养蚕的问题，就会找他去把脉、处方。

他还是养蚕的一把好手，同样一张蚕种，顾师傅总能比别人多收好几斤茧。老人对我说：“这种传统的缫丝手艺，放在以前是家家户户都会的，但眼下会的人已很少了。”

顾师傅家的那辆木制旧丝车，可真是村里留下的老古董了。几年前，很多人想买这辆木制旧丝车，出价越来越高，甚至高达数万元，但他淡淡一笑：“你出价再高，我也不卖！”

他说，自己日思夜想的就是企盼更多人来关注南浔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，“我绝对不能让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传统手艺，在自己手里消失！”他也动员儿子一家来养蚕，还希望借助南浔的水系，让游客游览古镇后到辑里村去，亲历亲闻亲见，体验江南蚕乡原汁原味的民俗风情。

跨过分龙桥，桥堍有一座高高的围墙、青石条门框的仿古建筑，门额上书“辑里人家”。门前有一块小空地，摆放着石凳、石桌，可供人们休憩小坐。屋前即为淤溪河，对岸绿荫掩映下的是马头墙高耸的村委会。不远处，分龙桥头一对明清年代的石狮就像哨兵一样相互守望着。

“辑里人家”的主人王一士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辑里村人。他出生于木工世家，14岁开始学木工手艺，肩挑木匠担穿街走巷，为人家做家具、造房子。改革开放后，头脑活络的他创办了一家制作传统家具的企业，掘得了“第一桶金”。但他认为，人生不仅是追求金钱财富，更重要的是多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和家乡的事。

一家人经过商议后，决定放弃原来的产业，投入到保护、发掘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中去。于是全家人走村串户，搜集各类与辑里湖丝相关的工具、艺术品和其他文物，免费供人观看，让来访者无不赞叹。2015年，王一士家获“全国最美家庭”提名奖。

他的家里存放着手工缫丝机、梭子，织绸、缫丝用的古老物件，南浔名人墓碑、民国期间的手抄本《养蚕学》《制丝学》等书籍和珍贵文物。

总有人说，王一士家真傻！但王一士却说：“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就是人称‘傻公子’的刘承干先生的传世杰作，这个‘傻’字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！我们无法与这位先贤相比，但能为传承、弘扬南浔历史文化出一点微薄之力，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
为此，一家人分别扮演了各自的角色：王一士成了义务讲解员，妻子承担现场手工缫丝操作表演的任务，女儿女婿是导游，两个可爱的小孙女则是小小摄影师。不久前，他自建的辑里湖丝博物馆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正式批准。王一士深感责任重大，他说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保护、传承和弘扬辑里湖丝的传统文化，讲好南浔故事。

今天，辑里湖丝昔日的荣耀已成飘逝的记忆，但我漫步在辑里村的桑园边，依然感受到这千年古村落的古韵今风。

丝商望族的名门故居、私家大院、书楼园林、古桥小巷依然如初。马头墙、观音兜、券门、骑楼、廊屋、河埠，高低起伏，错落有致，几乎每个人文景观都深深镌刻着中西合璧建筑的印记。很多临河小店在出售“江南丝绸”，在街上也常会遇到一些爱穿真丝长裙的漂亮女子。

在上海还不能称为繁华鼎盛的年代，南浔已形成了中西合璧的富商文化，深藏于高高的封火墙内的欧式洋楼，教堂与寺庙、道观并存，江南丝竹与交谊舞交融，法兰西玻璃、印象派地砖、意大利壁炉、英格兰自鸣钟、西班牙罗马柱……要知道江南丝商究竟富到什么程度，去看看南浔就明白了。

（图片由沈勇强、马俊提供）